



中国有个前南峪

苏云海 崔宝玉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太行山——历史误会了你	(1)
第二章	初识前南峪	(11)
一	都从这里认识前南峪	(11)
二	和革命生死相依的血肉情结	(17)
三	山村的幸运	(21)
第三章	灾难的 1963 年,你是结束还是开始	(26)
一	老天似有毁人意	(26)
二	大灾大难摧不倒	(35)
三	一石一石垒亲情	(46)
第四章	走出狭隘,拥抱满天阳光	(53)
一	捶打,使强者深刻	(53)
二	欢乐,是落在谷穗上金色的鸟	(61)
三	“劫持”曲	(73)
四	“犁耙上的阶级斗争”释	(82)
第五章	请科学进山落户	(90)
一	三顾昌黎所	(90)
二	半山的石屋,你再坚固些	(100)
三	把科学接进山落户	(112)
四	三百人家尽读书	(122)
第六章	重新铸造大山	(131)

	一 一个老人和一片执著·····	(131)
	二 两级山建主任和一次会议·····	(151)
	三 一个教授和一生壮志·····	(169)
第七章	峻丽一如大山之品·····	(186)
	一 就是要得一个“实”·····	(186)
	二 民意是金·····	(195)
	三 大山若有情,应知秋风意 ·····	(211)
第八章	只要你过得和我一样好·····	(222)
	一 楼上人的老海庆·····	(222)
	二 四十里大山,向你致敬 ·····	(234)
	三 红旗渠下桑园情·····	(245)
	四 舍不得游山逛水·····	(255)
第九章	郭成志办厂记·····	(269)
	一 为了大山的又一次崛起·····	(269)
	二 一个“麦城”走得他好苦·····	(281)
	三 上吊绳、嚎啕大哭及其它 ·····	(293)
第十章	没有结尾的结尾·····	(303)
	一 碑·····	(303)
	二 受伤的鸽子·····	(311)
	三 别样的美丽·····	(320)

第一章 太行山——历史误会了你

今天，一个额头被秋天的风扑打着的日子，我又来探访太行。在一个山里人建在山坡上的工厂的小二层楼的平台上，我站着看着，仿佛正被太行拥在她那博大的胸怀里。不仅是那绿色情，不仅是那果香韵，不仅是水洗过一样的蓝天白云，不仅是大地的厚重和山峦的峻拔，撞击我思绪的还有风雷交响的历史。

我知道，我依傍的这座山峦和被它拥着的山村，同样有过令人仰慕的光荣。当年那乱石嶙峋的山和滔滔的川曾经用缺乏营养的乳汁哺育过革命。在那已经镌入历史的一段极其艰苦的岁月里，“抗大”总校的旗帜曾经如山沟里的红高粱一样地招展过。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万名抗日健儿和中国革命的脊梁，沿着这里的山石开进又开出，于是便使中国革命和这里的一个叫做前南峪的山村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知道，太行拥有诸多光荣。在壮怀激烈的易水河附近的狼牙山上，空谷间的蓝天定格了五壮士惊天地泣鬼神的一跳；在唐县军城的层峦叠嶂中，一个人类永恒的博大精神，在一个伟大战士白求恩的英灵里仍然活着；在革命老区平山的峰峦中，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的丝丝银发，仍然牵连着永远柔漫的

鱼水深情；而西柏坡，那里当年响动的大山般雷霆万钧的脚音，使中华民族跨入了何等辉煌的里程……

我们曾经和太行有着怎样不解的情结啊！

50年代，我们在中学的课本里结识了太行人王永淮，这个系着羊肚子手巾的太行基屋干部，纯朴得像是山地里的泥土。他那踩在石头上的一双大脚常年都在为山村的乡亲们奔忙，而他那如锉刀般粗糙的手掌，不倦地在山风中挥动着，指挥着一个主曲：绿化太行！因为和大山结缘，我们还认识了一个山里人的县委书记。他的名字叫做张玉美。这又是一个把一生全部交给太行的山区干部。人们告诉我：要弄懂太行山区的改造，必须知道张玉美老人的业绩。玉美老人当年的“县官”是在太行半山腰上做的。太行的一个“缘”字，概括了老人全部的生命色彩，直到后来当了邢台地委副书记，太行，仍然是耸立在他生命中须臾割舍不得的山峦。现实的英模栏中，我们又结识了一个又一个的太行人：郭爱妮、王志琪、王俊生、王魁泽……他们的头顶上那令当时的青少年渴慕的光环，你一走近他（她），看到的又都是由太行的泥土结构而成。这些山里的英模一生都诠释着一个难以化解的浓浓的主题：改造太行才是太行人豪壮的人生。

而到了虎头山的大气凛然梯状之作，被一个伟人的大手铺展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变成了一纸金光耀眼的圣卷，800里太行则是第一个为之响应！当年雨点般的镢声曾响遍太行山顶。当然，被视为虎头山的类准作品并非乏有其例。但实际的如太行本身的乡亲们，发觉在石头山上开地种粮食并不合算，他们便机智地转过身去，把汗水投入那堆满乱石的干川。川里的苦战一点也不比山上的哪怕有半点逊色。当年

为许多城里人吃惊的掉了眼泪的燕山沙石峪的万里千担一亩田，在太行平常的几如乡亲们咀嚼那掺着野菜馍，时有不动声色的演出。

那么，站在70年代末那一次伟大的历史性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石上，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审视太行，向太行发问：

既然养育了革命，又被革命的传统哺育过的太行人民，以艰苦卓绝的苦干精神，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改造太行山川的战斗，他们为什么依然贫穷？

权威的《人民日报》有过这样的登载：……时至80年代初，仅河北境内的太行山区就有24个县681个乡7724个村800多万人民，仍然没有摆脱贫困。32%以上的山区年人均收入不足50元。30多年间，国家虽然每年给太行山救济上亿元，可严重的“贫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何谓“贫血”？即人体造血功能的严重衰竭，不足以维持健康生命代谢需求。

太行“贫血”，源于何处？当如何根治才能还它以健康的肌体，还太行人本应享有的富裕日子？

如果我们今天从河北易县的拒马河边太行出发，过横跨冀晋两省的群峰，直到豫北的大山深处，虽然改革开放的风以无以伦比的强劲势头已经使太行苏醒，太行人民的日子和以往也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我们目之所及，仍然不得不这样形容我们可爱的太行山：绝多山段仍是怪石嶙峋、穷山恶水的同义语。

是不是在亿万年前的中古生期的白垩代，在亚洲大陆这一片低凹的水槽区，由于欧亚板块的碰撞作用，推起的地下岩

浆形成千里带状耸起凝结而成的太行山，绝多山段有史以来就拒绝生物在那里繁衍生息呢？

否！仅就邢台太行而言，可考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本诗歌著作《诗经》里，有“童山灼灼”这样充满青春光彩的形容她的诗句；更有民谣从老祖宗的嘴里流传下来，数百年不败不灭，始终被太行人引为自豪：路罗川、路罗川，四十里地不见天……还有一个水门村，村边有个天孤墙，墙顶悬崖峭壁高耸，人无法攀援的极危处耸立着两棵劲松，据说约有几百年树龄，墙坡墙下亦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老松。据老年人的回顾，当年水门曾经是个“水从树下流，树把水掩住”的绿水青山之所在。

邢台太行由四道较大的山川构成，它们分别是路罗川、浆水川、稻畦川、宋家庄川。这四道川宛若一个巨大的手掌反扣在山地上，而中间的隆起便是邢台太行的群峰。就人文地理而言，位于邢台太行深山处的浆水川，据考为商都所在地。古籍中有商祖夷迁都于邢之说，而邢都是为现今的浆水即商夷仪城。至今浆水镇之上有上店，之下有下店，均为商都构建之格局。至周则建都于黄河之滨。战国时期赵国初始建都亦为邢台，至赵灵王才迁都至邯郸。

赵国在邢台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比如：负荆请罪、毛遂自荐、纸上谈兵、毁车用步，均发生于此。儒学鼻祖孔夫子早年据说拜师于“涡水之阳”，涡水即为现今邢台的沙河。沙河和路罗至今都有“夫子岩”之铭。孔夫子在邢台也留下“三人行，必有吾师焉”的名典。

邢台籍的历史名人比我国任何一个地级的城市都多。曾出过柴世祖等 4 个皇帝和郭守敬等 28 个宰相。

如是，无不向人们说明着历史上的邢台是个山青水秀、文化古老、繁衍生息的优裕地方。而邢台太行，当不会以穷山恶水取惠于古代君王和官宦俊杰。

千真万确，古代的太行确实是林深草密、虎豹豺狼出没的莽莽山脉。拒马河、滹沱河、釜阳河、漳河概发源于山石之间，从而滋养了华北大地的万物生灵。太行的茂密丛林始毁于战火频仍的明“万历”年间，后来屡经清朝和民国的军阀混战、灾荒的侵害、兵匪的乱伐乃至生态的变异，才逐步蜕变为令人心酸的裸峰乱沟。林深草密的自然景观却成了少有的珍奇。

在蒋家王朝身居高位的大腹便便的军阀鹿仲麟，便是人们所知的太行山的头号罪人。抗战期间，身为河北省主席并兼河北军政头目于一身的鹿仲麟，很早就尝到了以所属部队屯山伐林的甜头，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他以在日本人面前一溃数百里的鹿家军，逃至太行深处，屯兵于宋家川、贺家坪峡、桃树坪几个仅有的林木茂密的山头。他东洋不挡，日寇不抗，专门对付那些没有丝毫抵抗能力的绿树和手无寸铁的山民。贪婪腐败的鹿家军吃也树木，花也树木，伐起树来斩尽杀绝且昼夜不舍，模仿日本鬼子制造“无人区”般地创造“无树区”，直至他的兵马像绿树一样地倒光。

唐朝著名的农民起义首领黄巢和张角，迫于朝廷官兵的追杀，最后带着义军都上了太行。路罗川至今还保留着“黄巢岩”等不朽的纪念，而属于前南峪人的阴面大山的寨套沟的一条支沟，有一个令人听而毛骨悚然的名字——死人沟。死人沟的沟顶的石岩平台上，保留着一个极完整的石碾。可以想见，此巨大的石碾曾经昼夜不停地轱辘转动，为义军将士制造果腹的面粮。死人沟血淋淋的三个字令人想起统治者凶狠的

屠刀。据说当年死人沟沟长3里，林茂草深，官兵们欲追杀张角义军而不得，先砍林荡草数10天，无奈林太密且草太深，阻挡着官兵的围剿仍不能顺利进行，于是便把山围得铁桶一般，坐等草枯木雕的严冬到来。数九将至，一把山火扫清了“路障”，便把仇恨和恼怒统统聚在杀人的屠刀上。一时里沟内沟外天暗云迷，涧水呜咽，血水冻在山石上，如一沟杜鹃在闪烁。自此，死人沟寸草不生，只有满沟滴血的石头守护着死难者的灵魂。这条无名沟也便有了滴血的名字。

年年岁岁，每当暴雨如注，10里外的乡亲听得见死人沟里声嘶力竭的呐喊；岁岁年年，每当大旱年月，乡亲们看得见死人沟里的旱石冒烟。乡亲们心里明镜似的极清楚：是万恶的官兵毁了一沟大山绿色的护卫，也毁了滋润生命的一沟绿汪汪的“水”！那呐喊，分明是大山对绿色的呼唤！

自此，几百年，死人沟几乎与草木绝缘，只有“小雨冲一块，大雨冲一片，冲走山坡土，留下石头蛋”，成为它何以沦为一条死去的山沟的真实写照！

死人沟惨烈的经历也许是独有的，但是那凶狠的毁林之举却是多少年来我们的先人所共有的愚蠢和愚昧。当然也有为生计所逼迫，或是为战争中某种正义之举。其结果，却给我们留下了大半个光秃秃的太行！

一个生物学家向我闪着—双带着泪光的双眼说：“如果我们用1天的时间毁林，则需20年精心地培植育林才能够达到原有的植被水平！”

1天，20年，这个悬殊的数字比例，明白无误地向人们昭示太行的裸秃来得那样轻易，太行的贫穷挥去又那么不易！

我有幸结识这样一个太行人，他的名字一如他的志向——郭成山。他一生的理想都交给了大山，一生的成就也在于大山。今天，他已经年过半百，但无论如何在我眼里却是那样年青，尽管他的两鬓已染上了些许的白霜。他是聪慧的、精明的，思维敏捷得如一个旺壮的青年；他又是持重的、老成的，谈吐的沉实如泥土般的厚重。他出自太行，在太行深处的浆水中学初中毕业，便有幸当上了县委组织部的小干事。60年代末，刚刚20出头便又被委派返回山里，当了浆水川所在公社的副书记兼社长（当时称革委会主任）。两年后，又提任为公社书记。他以山里人的诚实和超人的干练将被那场大革命整得一塌糊涂的山村干部队伍理顺了之后，便开始领着乡亲们向山川开了战。

他告诉我，邢台太行山川的改造可以用几句话来总结：50年代沟谷建设；60、70年代是“一手持矛指向荒山，一手握盾守住河滩”；80年代，搞生态经济沟。

50年代后期，邢台太行掀起了治沟谷的高潮。浆水公社的54条大沟按间隔50米、100米不等层层筑起了拦沙坝、谷坊坝。1958年全公社组织几千人大会战，在10几里长2千多亩的浆水沟里搞起了沟谷水土保持工程；后又在胡家楼的四沟搞起了一个较高水准的样板，即后来人们总结的：先上后下，先坡后沟，沟坡兼治，工生结合。胡家楼的四沟开始注意了工程措施和生态措施相结合，即既筑坊打坝又植树造林，而且工程措施“科学有序”，讲求实效。1963年8月份的一场洪水几乎毁掉了全公社大小沟坝，而只有四沟的工程基本完好无损。

除四沟之外，人们在50多条大沟里投入的保持山地水

土、防止山洪倾泻毁坏滩田的初衷，都成了令人无法接受的泡影。

这才有 60 年代的下川垫田、上山植洋槐。

1971 年春，身为浆水公社书记的郭成山，借传达北方农业会议精神之际，组织全公社 23 个村的党员干部讨论制订改造山川的两个五年规划。第一个，荒山植遍用材林，川里垫成千亩地，修筑万米防水护地坝；第二个，南北两条线，建成花果山。当时仍然可以称之为山里后生的郭成山说干就干。他亲自组织指挥全公社垫地筑坝大会战，一时间浆水的几条大川红旗招展气势震天，果真在布满石头蛋的川滩上垫出了两千亩的好滩地，为后来的粮食自给打下了基础。

谁能想到，1996 年 8 月的一场更大的洪灾，使山区的乡亲们哀叹：辛辛苦苦 30 年，一下子又回到了 1963 年。当年用血汗垫成的滩地，又被毁坏十之八九！

六七十年代，上级要求干部参加劳动是一二三制。即县里干部每年 100 天，公社干部每年 200 天，大队干部每年 300 天。郭成山说我那时跟群众一起实打实地玩命干 200 天可能达不到，但 150 天那是准的，不会打折扣。1971 年盛夏，前南峪民兵连长郭成志率领民兵拉练上了海拔 1200 米的坐华山，不到一个星期栽下了 500 多亩油松。至今在川下仰目还能看到层层叠叠的绿色，战阵般地在高高的坐华山上列队。栽油松的“民兵”，有一名就是公社书记郭成山！

正当郭成山不断地谋划“南北两线花果山”的时候，可惜他又重新被调回县里，顶了一段一个公社书记的缺额，便被任命为县委常委、县山建办主任。山区建设办公室主任，又使郭成山重新成为“山里人”，也使他的命运和大山紧紧地熔铸在

一起！

1977 年底，~~郭成山~~为前南峪村不到一年村支书的郭成志，立志改造前南峪的大山。于是，这两个听着名字酷似亲兄弟，实为中学同学的“治山迷”，由于前南峪大山的改造，紧紧地结缘在一起。当然，郭成山的视野更宽阔一些，他还要更多地关注邢台县这个山区县的 188.2 万亩山场中的 155 万亩宜林山场。而现今这 155 万亩宜林山场中的有林面积 120 万亩，以其生动的绿色点缀他那生命中的青春，也证明着一个山建办主任几十年工作的实绩！

郭成山现在已经是邢台常务副县长，百事缠身却仍然特殊关照着大山。我知道，他从 20 出头起就致力于领导山区的乡亲们治山，在 30 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他们治滩垫地、拦沙筑坝，兴修山地水利，上山植树保土，也栽果树。水门的果梯田，胡家楼四沟的鱼鳞大坑和沟坡兼治，前掌的 4700 多亩山场的洋槐林，还有坡子峪的黑峪沟、宋家峪的后沟、上稻畦的佛堂沟以及北四沟等等，各式各样的典型、多种多样的模式，他们都探索过、追寻过，各种长处和短处都烂熟于郭成山的心里。他 30 多年的奋斗和生命历程，刚好是太行山区，起码是邢台太行山区人民改造山川的奋斗历程，他的探索、他的失误和成功，刚好代表了邢台太行山区人民的失误和成功。

而前南峪，这个刚好是在三中全会之后，当科学的风轰然吹醒太行，被专家们称之为生态经济沟建设的模式，也恰恰圆了郭成山的治山梦。当然，前南峪的大山里也洒下了他比其它的大山更多的心血。

郭成山欣喜地向我说：前南峪的生态经济沟，已经接近了人们对山区改造的真理性的认识，使人们终于取得了一条较

为成熟和成功的治山路子。

前南峪的山既不同于久远历史的林深草密，又彻底摒弃了荒山秃岭之说，它以一种崭新的绿色告诉人们：它，可以无愧地成为太行的辉煌前景！

那么，无疑，前南峪和它的带头人郭成志必然会站在一个高处，踞于一段壮烈历史的前列。

前南峪，你是怎样的一个山村呢？

第二章 初识前南峪

一 都从这里认识前南峪

从古顺德府、现今的邢台市人们通常称之为卧牛之城向西，汽车左转右拐沿着盘山路逶迤而行，有百仞大山一路和你相伴，风驰电掣时便逼着你的车窗，压迫你的头脑有些紧张；也偶尔有一湖绿水点缀其间，使你心神柔柔荡荡，那叫做野沟门的水库使你产生有某种野趣的联想。

越过大大小小的山桥，掠过点点散散的山村，有称为“将军墓”的乡镇，令人费解。当解典之人还没有讲完他的故事，便到了古代和当代都有些名气的浆水镇。穿过镇中不甚平展的街，至街尾开阔处，你不由得不得抬头仰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几个豁然大字在半空的横栏上耀眼。向南再跨 50 米，便是前南峪的地界了。

不远处的半山坡上，前南峪村巍然立在那里。

人们都从横栏的耀眼处开始认识前南峪。

于是，你的思绪便回到了抗日战争那个艰苦的岁月。

1940 年 6 月，为适应抗日战争新的斗争形势，功勋卓著且闻名于世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从延安迁至抗战前线办学，至 6 月中旬在山西省潘龙镇举行第六期的开学典礼。此时

正值日寇扫荡晋东南地区。潘龙镇是日寇扫荡的锋芒之所指，便决定再迁至河北太行深处日寇统治之薄弱区办学。第六期学员在副校长滕代远、教育长何长工等领导的率领下，穿大山、越山涧至河北灵寿县城，稍事休整即沿太行山南进，历时4个月、跋涉几千里至邢台太行的浆水川落脚。

“抗大”总校的校部便建在了浆水川南侧半山腰间的前南峪村。

多少年来，前南峪给人们的印象是个用赭红色的太行山石建成的村落，至今仍有许多早年的石层鳞次地矗立在半山坡上。两层小石楼在村里并不罕见，也有用山土脱坯垒墙以石条做基石板盖顶的“坯房”杂陈其间。但山里人的建筑技巧似乎可称之为上乘，那些石屋石楼或者土屋的窗门制作得尚可称得上精巧，石碴伐得甚而有些艺术味道，几近于古教堂的上弧下方的哥特式门窗格局。

当年，“抗大”的副校长滕代远和教育长何长工的住所，便座落于半山腰的一处石头房子里，至今仍然保存完好。老人们对我指点说，当年有一个警卫排轮流在首长的院门外值勤站岗。再往坡下有一处教员居住的院落，说是当年鼎鼎大名的教员、后来仍然大名鼎鼎的徐懋庸就住在那里。再往下则是一排两幢石楼，一幢为警卫排的宿舍；一幢则是“抗大”的图书馆和阅览室。

可惜，村里正在兴建新楼，那两幢旧石楼虽然仍旧坚固，但为建设而不得不拆了。我站在那两幢石楼面前的时候，正有拆楼的号子雄壮地响起，只得深深地看一眼那培育过抗日健儿的石楼，并深深地鞠上一躬了。

据说，前南峪村当时不足250户人家，早年全为浆水镇一

个官宦家族的佃农。那么，按照土改时阶级成分的划分，前南峪可以称之为佃户村了。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前南峪人至解放时仍能划出中农、下中农、贫农等不一的阶级成分，但绝对没有一户地富，尚可以看出它“佃户村”的初始、以及它贫穷的历史。

当年，“抗大”没有教室和宿舍，学员们都分住在各户。所以当时前南峪家家户户都住过“抗大”学员，每家几乎都给“抗大”腾过至少一间石屋和土屋。

可以想见，当年“抗大”如何和前南峪的乡亲水乳交融了。

60年代村副支书、后来任过将军墓乡副书记、现退休回村任班子顾问的郭明考老人向我介绍说，当时“抗大”学员纪律严明，和老百姓亲如一家，平时帮百姓挑水、扫院、铡草、喂猪，那是每天必做的“功课”，两秋帮抢帮收更是个个争先。女学员帮助妇救会做工作，男学员训练“抗先”，村里当时的局面真个是火爆得很，从来没有那么高涨过！

“抗大”的教室就在大山里。学员们在原来布满乱石的川滩里开辟出了操场、靶场和演习场。沟壑和山坡空地都是课堂。学员每人一个木制马扎，或者一块山石，皆可以成为座椅。教师站在稍高处或是站在中间，一堂生动的军事或政治课便在山风的吹拂下送进学员们的心里。

我想，前南峪村民兵连后来在六七十年代一直是模范和先进，甚至成为河北省军区树立的典型，和当年“抗大”军事传统的熏染，或者不无关系。

“抗大”自1940年10月至1943年1月，在前南峪历经了4个年头共2年多的时间里，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为了减轻地方上的经济负担，“抗大”的教师和学员们曾

经翻过数十里的大山，到山西界内的一座土山脚下开荒种地，以保证粮食自给。至今，前南峪的“抗大”纪念馆内还保留着当年女学员开荒种地和背运粮食的照片。

我知道，陈嘉华同志当年作为工作人员驻过前南峪的“抗大”。在那几张已经发了黄的、但仍然掩不住女学员英姿的照片上，我用劲地瞪着眼睛寻找，我想或许能透过岁月的风尘，找出哪怕我所熟知的女革命家当年的一点影子，这绝非仅仅为了好奇，也许于我们今天、于今天的前南峪、于我自己都是十分幸福和幸运的事，但我终未能如愿，只有怀着深深的遗憾。

“抗大”在前南峪，也经历了日本鬼子残酷的扫荡。“抗大”到前南峪后，为了保密的需要，对外只称“抗青纵队”。但是狡猾的敌人还是“嗅出了味道”。他们因为恐惧而产生极度的仇恨，必欲将这座专门培养抗日干部的熔炉扼杀才能安心。于是，汇集邢台、太原等地的日本鬼子，成4路合围之势，于1942年5月中旬凶猛地向前南峪扑来。

“抗大”早就得到鬼子扫荡的消息。他们先帮助乡亲们躲进鬼子难以攀登的坐华山上。尔后则是避其锋芒兵分几路和敌人周旋，最后在约定的白云山汇合。当鬼子在前南峪扑了个空，以杀鸡追狗放火烧房发泄自己的仇恨时，汇集在白云山的“抗大”学员配合八路军邢台支队正在端邢台鬼子的窝点，吓得鬼子匆忙回撤。回撤中又遭受了学员们和邢台支队的伏击，扔下了不少具罪恶的尸体，而“抗大”教师和学员却无一伤亡，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失，只是得到了一次生动的实战演练。

据说，围剿时最后撤退的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扮作鬼子军官骑在高头大马上，在数名扮做鬼子兵的警卫员护卫之下，就